

迷魂陣



迷魂陣

葉影蘆著

震東印書館

1910

燃燒——沸騰？（代序）

炎夏的赤日，
通紅的爐火，
都不能比喻我狂燒着的心火？
千萬匹馬力的機輪，
千萬戶拋棄的垃圾，
千萬樓的亂麻，
千萬傾的狂潮，

迷 魂 陣

都……不能比喻我狂亂的繁悶的情緒。

明月呀！水底的明月呀！

你儘管散發出你冰冷的呼息，

都不能略減我心腔的狂熱。

北冰洋長年不解的冰呀！

你也儘管由朔風裏帶來你凜冽的體氣，

吹凍我的手，腳，面龐與頸項；

却不能減低我心血的狂沸。

司雨之神呀！

任你洒下傾盆似的大雨，

怎能撲滅我燎原似的心火？

我的心，有愛神在燒火，

有天使在拖爐，

整日的，長年的，

在燃燒，在沸騰，在狂跳。

迷 魂 陣

啊！我的愛呀！

我要挾山，

我要超海，

我要騰雲，

我要駕鰲，

我要飛向天邊，

我要飛向月窟，

我要飛向湖濱去擁抱我愛人的纖腰，

我要飛向魔宮去摘取我仇人的首級

我要挾着我的愛人飛遍整個地球，

我要挾着我的愛人，向全界的蛟螭，鬼魅及一

切怪物，炫耀。

我將站在朝霞之顛，

唱我醒夢之歌。

喚醒我們的苦類，

迷 魂 陣

喚醒變相的牛馬，
喚醒盲者，聾者，
喚醒醉者，癡者，
我將點起我的心火，
燒光荊棘叢筍的荒原。
我將汲取我的赤血，
澆平凹凸的地面。
我將攜着我的愛人，
在火後的廣原新平的大地上——
 狂吻，狂跳，狂舞，狂譌。
心與血呀！
燒呀！沸呀！
奔呀！
舞呀！

影蘆於淒涼之夜。

一

風蓼從來也沒有這樣變態過。今天從女子部開會回來之後，終像着了魔似的，舉止與前竟判若兩人。

風蓼黯然走入辦公室，在自己座位上輕輕的坐下，隨手拋過來一卷文件，（是學校組織大綱及各處辦事細則之類）尚未打開，沉重的頭，漸漸低垂下去，沉默約有十數分鐘，室內一陣步聲，驚醒了

他蒙懂的意識。他抬起頭來，打開了一份組織大綱，只改了幾個字，一個祇見一次面的美人，在他心室域內活描着動人的情態。他全部的精神，像傾水般的注在那上面去了。頭又像打瞌睡似的下垂。忽然，手上的筆‘咯’的一聲，掉落在桌上。他驚覺過來，忙顧四週，室內辦公的人，有的正在忙着做事，并未發現風蓼這種突變的狀態。只有教務主任程也挾望着風蓼發笑。也挾雖與風蓼是最親暱不過的同學，但風蓼終覺得澀然難堪。因此就假說精神不爽出了辦公室。

風蓼今年大概有廿七八歲了，過日的青年女子自然不講，就是接近和交談過的青年女子，至少也在什伯以上。但他並沒有對任何一個女子隱萌過愛的纖芽。這也不是他自矜貌美多才，或自喜孤獨而蹉跎。實在是他怪僻的脾氣，終怕與女子接近。可是

他內涵的根本觀念如何，作者却無法探測。這次只在會場裡一面之女子，竟發生從來未有的傾慕，誰也意想不到的。他現在恍惚的神態，在同事們看來，雖覺和平常有些異樣，但也沒人猜到他的確點上去。

晚飯後，同事們都出外排遣整日的積勞去了，學生們有的出野外散步，有的在毯場裏踢毬。今晚第五區分部的會議，市黨部本來是派風蓼去作政治報告的，風蓼却也忘去了。祇是一人獨自在校園裡踟躕着。晴春的殘陽，反照在柏樹梢頭，金光與慘綠，釀成了滿園的淒調。風蓼不可捉摸，情緒，像飄在大海裏的一片樹葉，一任心波蕩漾，終着不到邊際。下意識支配着的慢步，忽然停住了，在他外表看來像是想到了一個重大問題。夾着花香的南風，由慘白的梨花樹上坦蕩吹來，風蓼穿着冬天的大

糙，深感到了惱人的春意。空虛着的心，突自由鬆放而緊縮。似乎由這逝水般的時光，感到人生的渺茫，由這渺茫感到過去觀點之錯誤，由這錯誤，便悔惜虛擲去了的青年的黃金時代的幸福，以及過去的……一切不再來的生命與物質。

· “唉……”

風蓼的脚合着這樣的嘆聲東蹬一下，眼眶裏突然掉下幾滴清淚。手上不知幾時拈來的樹葉，已經撕成碎片，散落在路上。不時輕移的脚步，此時又呆滯着了。低垂着頭的眼睛，無意識的看看地上的淚點。落了花的臘梅，含着新苞的月季，鬱穆的小柏，雖都在薄暮中與他共鳴着，但他全沒有關心到這些。

暮色漫漫從四面籠來，風蓼的身子覺得有些疲倦了，他在換着身傍一張椅子坐下。園內的樹下花

下，都已隱隱塗上了一團黑影，天上的星，只有東邊三兩顆，是在一筆二筆的淡雲邊上閃爍着。風蓼只舉頭看了一下，旋即低下，呆望着枯草間着嫩綠的草地上。園內每一顆樹的黑影，都變成一個穿黑衣的美貌女郎在活躍着。她的嬌真的笑聲，她清脆的語言，他烏黑而晶亮的眼睛，她扭轉頭去看人的姿態，都一一呈現在風蓼的感官中，縱有偶然的幻滅，只經一陣悠長的嘆聲之後，旋即又恢復原態。這樣大約經過了一小時餘之久，假設不是學生回校經過校園旁的談話聲和學生開會的搖鈴聲，所驚覺風蓼就簡直忘却了自身仍在校園中。

風蓼走出黑闇的校園，踱過燈光黯淡的綠草夾着的沙路，再經一道長廊揚榭，走進了也荻的房子。風蓼看也荻剛從外面進來，正脫下大衣在洗臉，許是妒嫉也荻又是從他愛人處回來的緣故，舉起手

向桌上‘‘啪’’的重拍一聲，也沒有言語和笑容。假裝着怒的神色，慢步移向書桌邊一張躺椅上躺下。

‘‘風蓼，你真是瘋了麼？’’也荻晾起臉巾時帶着滑稽態度說。

風蓼仍不說話。

‘‘你有什麼心事吧？’’也荻間時審視着風蓼的臉孔。

‘‘……’’

‘‘喂！講正事，學校的組織大綱和課程表之類，你看了沒有？’’

‘‘誰去看那些玩意兒！我今天忙了一天，把我神經都弄紛亂了。’’

你忙什麼？今天整天只看你上了一次辦公室。

唉呀！不要說起……’’風蓼舉手向椅子邊上

一拍。想說的話，又隱吞下去了。

“什麼事？……又不說呢？”

“沒有什麼事。”

兩人斷繼續的話，雖談了好久，但是風蓼要說的話，幾次想說終沒有說出來。

風蓼軟倦的回到自己房裏，兀坐在書桌旁的椅子上。一堆薦教員的信函，只拆開了省政府和教育科（註一）的兩封，其餘還有十多封是建設廳及其他不相干的，依然原封不動的在桌上散漫的擺着。風蓼的背，緊靠在椅背上，一手扶着椅沿，一手支着偏斜的頭。無意識看室之一隅。忽提正身子俯在桌上，像想找出一點事做似的，却又找不出一點事來。他並不是有如此的清閑，實在是一些要緊的事，他昏亂的腦筋都想不起來。他茫無所措的呆了好久，左手無意識的拿着一封剛看過的來信，他猛然

發覺了是要覆的，他提起毛筆在上面寫了幾個字：

“教職員全已定奪，無法羅才爲憾，交文書處函覆”即與未拆和已拆的共十餘封，用一根小橡皮帶捆做一把，忙掩了一下電鈴，旋又沉思着。眼睛無意的石在一堆書本上。又發覺了一件工作。這是會計處的送來的本日報告的賬單和事務員剪貼的各類報紙，然而只翻了一下，又覺得無意思。輕輕的步風裏來了個聽差。

“金委員叫吓？”

“唔……”風蓼想了好久，不知叫聽差做什麼事了，“打臉水吧！”

“剛才打的水委員洗了沒有？……如果沒有洗，我去提壺開水一搽就行廚房裏恐怕沒有熱水了。

“呵！沒有洗！這一包信你拿去，明早交給文

書處。」

‘‘是……’’

風蓼洗過了臉，覺得沒有事可做，就實行解衣就寢。他觸着冰冷的被褥，竟聯想到了從沒有想到的異性肉體的溫軟，現實的意識裏所構成的一比較全身竟像紅炭投在冰雪裡一樣的感覺。

‘‘噹噹’’的鐘聲敲過了兩下，由不時唧札的床聲中可知風蓼是很不安於睡眠的。

風蓼似乎剛從一個會場裏出來，她的姿態言笑一切，都似乎經了風蓼輪迴幾十次的觀玩審察，每一次觀玩與審察的結會，必有一陣沉重的嘆聲，甚至還間有似槌着床鋪的聲音。這時候還不能解決的，只有這幾個問題了：

‘‘她是教員？ 還是學生呢？ 抑是不要緊的職員呢？

她是 miss 還是……？”

其實這些問題，不管是屬於任何一問題，是可以不成爲問題的，可是風蓼全沒有想到這些。風蓼最怕的，還是最末後一個疑問。

春天的長夜，真是難度。鐘聲響過了四下，風蓼想起明天有很忙碌的工作，本想放下這種苦惱的回憶，安然睡去了。然而這些思想偏不停止的向他心室裡襲來。風蓼轉側唧軋聲裡夾來的嘆聲，簡直像要哭似的。

風蓼不知是幾時睡着，在天亮以後，確也聞到他的鼾聲。

“金委員！請開會，”太陽曬入滿室時一個驕差這樣叫。風蓼驚醒起來，桌上時鐘指着九時一刻，委員會的開會時間已過一刻了。忙亂的擦了一帕臉就去開會去了。

這一天風蓼開了委員會以後，又參加了市黨部的訓練委員會，又到省政府催款，以及修整校舍和籌備開學種種問題，都經了詳細的規劃，可說有了相當的頭緒，不過風蓼的神經系。終像似失了一部分作用。在他不時失神的舉止上，都可以看得出來。

“風蓼！這兩天你為什麼竟像失了常態似的？”

晚上結束了一天工作之後，也荻坐在風蓼的房子裏懇懇的問。

“沒有什麼，大概是這幾天失眠的緣故。”

風蓼原來早就想和也荻說明這一樁事了，但是當着也荻問時，風蓼又恐怕他笑，而羞澀的不說。

“沒有什麼？我不信！至少也怕有什麼詭遇吧！”